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 進昌黎先生文詳註卷第五

古詩三十二首

辛卯年雪

補註公時
為河南令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

尺圍

補註

辛卯年雪即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
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者

然退之以為豐年之祥而樂天云信美非時節
蓋雪在臘中以為瑞入春則多為災診故耳洪

與祖

崩騰相排抄

抄也音未切

龍鳳交橫飛波濤何

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衛鬚鬚振裳衣白

霓先啓塗從以萬玉妃

鬚鬚上音所咸切下音
垂白江賦去綠苔

沙霓虹也或曰白陰氣音說翁翁凌厚載譁譁弄陰機生

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事見赴江陵詩飽

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

補註元和二年公為河南令所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

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

首誇龍鍾蘇氏演義六龍鍾不昌熾不翹舉之

湘素雜記云古語有聲合為一字者從西域二

合之音蓋切字之義常怪世之學者殆不曉龍

鍾老倒之義二三其說雖然不一余謂正如二

合之音是也龍鍾切為瘞字潦倒切為老字謂

之老羸瘡疾者即以龍鍾潦倒目之其義取此
蘇氏演義謂龍鍾有以反字之音而呼者正與
余意合而李濟翁資暇集云鍾即泮耳泮與鍾
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
淋漓也澍 澍恐誤也 韓子稍茲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低頭
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駟蛩蛩蛩駟駟二獸名東
野不迴頭有如寸莛撞鉅鐘莛音持丁切事吾
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
別離無由逢以雲從龍故也

李花

補註 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
一又有寒食夜歸張十一示病中憶花
之什亦詠李花至是元和六年為河南
令而作此詩故有洛陽園苑尤紛拏之

句其曰夜領張徹投盧仝至一生思慮
無由邪其所以狀李花者至矣蘇軾梅
詩舉此云縞裙練綵玉川家肝膽清新
冷不邪橫李爭春猶辨此更教踏雪看

梅花亦

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
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匝至
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柰何
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杖一作攢霜葩葩華也音
泫然為汝下雨淚無由反旆羲和車羲和日母也車音冒
遮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
薦碧實脆一作去不御慙其花當春天地爭

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

言多也音如切

誰堆

一作平

平

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

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

玉皇家長姐香御四羅列縞裙練脫無等差佩

巾也音輸芮切

靜濯明粧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

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西山居士作思無邪堂記

去昌黎於花豔時喜李數有妙語賞之曰一生思慮無由邪則非騷人輩玩好草木之所知也

招楊之果

果音伏侯切

補

按登科記之果登第在元和十一年公作河南縣令時蓋未第也故以詩

招之有栢馬之喻而後之工畫者遂作栢石鬲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

曰栢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雖云生之
 艱與石相終始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
 美上膏難糞壤成壞幾何尔君看此
 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王骨黑虎抱金
 祝畫師亦何人使我鬚毛起當年落筆
 意正若誠韓子原公詩意其曰栢移就
 平地蓋以喻之果始自山中來從公學
 問以成就其才故其後有獨學陋不遠
 後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待槎牙而後
 從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無以為異

栢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

車蓋栢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馬思自由悲栢

有傷根容傷根栢不死千丈日已至一云下馬

悲罷一作疲還樂振頓一作正矜鞍轡言栢實修禮

之果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

歸聲我今之果歸失得栢與馬

言文公喜得之果而復失之亦

借栢馬之類

之果別我去計出栢馬下

學業未成不顧而去將栢

馬之類

不如我自之果歸入門思而悲之果別我去能

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引水經竹間囂講所不

及何異山中閑

囂講獄訟也此山移文誼譁犯憲

前陳百家書

食有肉與魚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

學陋易貴不遠復

易復卦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作詩招之果

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

仝居東都自号玉川子公愛其詩厚禮之仝唐史有傳

仝

元和五年冬爲

河南令六年秋遷職方員外郎此詩有
偶逢明月曜桃李之句則知其爲六年

春作矣

王川先生洛城裏

鮑明遠梁府詩云雞鳴洛城裏

破屋數間而

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

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

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

尹能不耻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

勸參留守謁大尹

送温造序曰自居守河南尹公

以及百司之執事誌盧登封墓曰爲書告河南尹

留守與河南尹其年鄭余慶留守東都房式五

年十二月自河南尹移宣州觀察言語纒及輒

使至是李素以河南尹行大尹事

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

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

水北謂石洪水南謂溫造也烏

重胤節度河陽日皆召二人置幕府事見送二人序少室山人索價高兩

以諫官徵不起

少室謂李渤也隱少室山憲宗以右拾遺召之不至事見本集

與李拾遺書索求也論語有美玉於斯求善價而沽諸公以少室索價高蓋謂此耳而詩話有

王向者乃謂韓與龔士作牙以彼皆刺口論世

商度物價侮韓之言無足取也事禮記曰無刺齒鄭注云謂其弄口也口容有

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

繩已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春秋之學

有鄒氏齊氏左氏穀梁氏公羊氏謂之春秋五傳今春秋摘微全所注也東高閣事出晉書庾

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文王有

齋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貽遺也洪駒父曰

世謂兄弟為友于子姓為貽厥文公亦未免於

俗嗚呼貽厥乃詩人之句非因俗也基址事見

前漢疏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隱

廣傳者廢君臣之義皆潔身亂倫不足以擬之論昨

語子路語荷蓀丈人曰欲索其身而亂大倫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也荀子曰無

廉恥而嗜呼飲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譙怕走

食謂之惡少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

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也嗟我身為赤

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京邑為神州屬縣為赤

詩立召賊曹呼五百漢有賊曹掾主刑法唐司

禮秋官有滌狼氏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二

人此五百之此今州縣官行有雜職者掌行轡

徒每言出則執楚導引河關行路殆其職也湘

素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為

道五百故灑衛傳云令五百將出加箠註云五百

指今之問事者又與前義相異盡取鼠輦尸諸

然謂行杖人為五百頗為允當先生又

市丸殺人者臨諸市註云踏僵尸也

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

都邑未可猛政理月令仲春之月安萌芽先生

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浹侯音放縱是誰之

過歟効尤戮僕愧前史左傳襄三年晉侯之弟

戮其僕晉侯以絳為能以刑佐民買羊沽酒謝

公言若於縱惡少有愧於魏絳也

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

隱居詩話云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

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錦裾練脫無等差贈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

月曜桃李

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即此時也古樂府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

有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蘇枝歌又有和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

谷子詩又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曰

朝回又有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

舍又有奉酬盧汀字雲夫正元元曲江荷

花行見寄盧汀字雲夫正元元曲江荷

新舊史無傳以公詩考之歷冀部司門

庫部郎遷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其後莫

知

知所終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公時職方外郎

長安兩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函音

終南曉望躡龍尾倚天更覺青巉巖關中記曰

長安城八十里高祖在關東蕭何成未央宮何

達樊川頭高二十餘文尾漸下高丑六丈土色

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

因山成跡即基關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

武關即北關也終南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中居都

之南故曰終南山燒巖高自音獨街切云自知短

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

暫似壯馬脫重銜杜甫詩云將軍昔著從江

荷花蓋十里江湖生思自莫緘言曲江荷花之

無以異感而思之遂一形吟詠不可緘嘿也東坡
 湖州詩云遶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日下塘春
 是也思字側聲兩京雜記曰朱雀街末第五街
 皇城之東第二街昇道坊有流水屈曲謂之曲
 江之參差蓋其所也張揖云臨曲江之隘州莖南
 山之象中有一長洲也隄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
 音鉅依切一見幽懷詩
 萍合不可芟關中記曰漢宣帝立廟曲江之北
 坊內余址是出此地也音師街切
 在漢為樂遊園芟刈也音師街切
 誰借問平地寸步屈雲巘言平地雖易而險岳
 世山高入雲故曰雲巘巘音五咸切東坡游白
 水山云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斜又
 去人問何處不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
 巘巘即此意也
 酸鹵須鹹酸以和之故與俗殊異也
 日來自我

賦詩五

八

張

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誦音誦語聲也望秋一

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若使乘酣騁雄怪

造化何以當鑿劂言文怪百出則可以奪造化之工劂刻也音士咸切嗟

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言精神明銳可以鑒照也

鑒音古銜切馳坑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真貪饒公

言馳勢利視盧有愧也饒饒也音錫咸切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

甫白感至誠言欲去官不仕與靈追李杜之樓作也書曰至誠感神誠誠也

頭見一作皎月不共宿其柰就缺行擻擻葛履詩曰擻擻

女手註六借纖纖也音所咸切

誰氏子

公為河南少尹李素墓誌云呂氏子
奔其妻着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
屋山去數月復出晉詔公公立之府門
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
遊子外物篇云不知其誰氏之子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

王屋山在
今絳州長

垣縣東北昔黃帝
受丹訣於是山

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

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

今古

註魏宮人多作翠眉
眉今人多作翠眉

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

媿蕭史

仙傳拾遺蕭史不知得道年代善吹簫
作鸞鳳之響而瓊姿焯爍風神超邁真

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

玉喜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
十數年吹簫作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
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

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
簫聲今洪州西山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
巖石其像存焉莫知年代媿又去時俗輕尋常
匹也音匹諳切

力行險怪取貴仕若蘆藏用假隱自名以詭祿
仕至号然南嵩少為仕途捷

類之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

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有隱詩云鳴呼
絕跡窮山

余心誠愷悌禮記云愷以強教
之悌以就安之願往教誨究終

始罰一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耳文中子
立命篇

社如晦問政子曰賞一
以勸百罰一以懲衆誰其親友能哀憐寫吾

此詩持送似與一作

河南令舍池臺

補註元和六年作也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欲將層級
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

指一作趣不遠真可惜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

黽助狼籍黽亦蛙屬尔雅云在水者黽郭璞云似青蛙大腹母耿切

送無本師歸范陽

東坡公詩話云韓退之贈賈島詩世俗無知者所說也按唐史島字浪仙范陽人韓門弟子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之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終普州司戶參軍**補註**劉公嘉話載賈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頽

覺開天恐文章還斷絕再生質島在一
間後下第為僧常從無可上人唱和一
日宣宗微行聞窺樓吟詠遂登樓於島
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就帝
手取之曰郎君何會此帝漸去既而島
知亟謝罪帝乃賜御札除遂寧長江簿
後程錡為詩以禫之云騎馱衝大尹奪
卷許宣宗撫言六島嘗騎馱吟曰落紫
蕭長安苦求一照香不可得因之唐突
劉媺楚被繫一久而釋之又嘗過武宗
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慢上訝之他日
有中官與一官乃授長江簿遷普州司
倉而卒今普州有唐絳所誌島墓第六
羅飛謗解褐謫長江遷普州司倉會昌
癸亥歲卒舊史無傳新史載島范陽人
初為浮屠來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
島為詩自傷公教之為文一日騎馱衝
尹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會昌初卒
普州所載與撫言合而嘉話所載宣宗
非是蓋文宗也文大和九年開成五年

至武宗武昌六年至宣宗會昌三年歲
 在癸亥島卒于會昌三年其不在宣宗
 時明矣嘉話所載公贈島詩子瞻以爲
 非公語世俗無知者所託然歐公詩郊
 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又曰嗟我於韓
 徒未足窺其牆而子得孟骨英靈空此
 中蓋亦使其語也其曰始見洛陽春時
 卦遇習坎則新傳爲得之公元和六年
 始識島洛陽公時爲河南令其秋遷職
 方負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別坎十一
 月卦也時孟東野亦有戲贈無本詩東
 野詩作於其年秋而公詩則十一月所
 以送也其時東野尚無恙而云死葬北
 邙邪若以爲公爲京兆始識島故云則
 元和六年公何以有此作也其後十四
 年公謫潮島寄詩云公爲尹在長慶
 三年而此詩及島所寄篇皆作於元和
 間則其識島久矣嘉話蓋韋執誼之子
 詢所錄未

章二

張三原

無本於爲文身犬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

不敢已下四聯皆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息

夫朝日撫神龍兮攬其衆鬼囚大幽太元經密

之無間大幽之門註云一爲坎位居處深下觀

龔玄宮感切易曰入于坎窞天陽熙四海注視

首不頷本作頷鵬相摩窳兩舉快一噉切禮記曰無噉

也音初怪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黷黷浮屠

舉進士也莊子齊物論曰我與若不相知也則

人固受其黷吾誰使正之言人不知知則彼

此黷闇不明苟相知矣則昔之黷闇不羽者必

釋然矣故此六謝黷黷也又楚辭九辨云彼日

月之昭明兮尚黜黜而有瑕註云雲霓狂詞肆

之氣蔽之也上音七滅切下音徒感切

滂葩低昂見舒慘蕞窮怪變得徃徃造平澹風

一作蟬碎錦頰綠池埴一作齒莒言其文之麗

文也音胡結切爾雅曰荷芙蕖其花菡萏

芝英擢荒蕞孤翻起連莖

幽都遠幽州爲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

嗜昌歎左傳王使周公閱始見洛陽春桃枝綴

紅糝慘淡紅色也音桑感切月令仲春之月桃

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坎位在子十

唐宋遺史云賈島苦吟赴舉至京師一月於

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效

為推於尹韓退之舉首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不覺

京兆尹韓退之為左右擁至具述其事退之笑

曰作敲字佳乃命乘騎與之並轡論詩留連數

月因與島為布衣之交嘉話及撫言並載其事

而撫言以京老懶無鬪心久不事鈔槩鈔刀槩

尹為劉栖楚見喜侯喜至詩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願領楚辭

顛顛亦何傷註云飯不飽面黃起念當委我去

行也上音虎感切下音戶感切雪霜刻以憖憖毒也音寧颺摺一作空衢音

乃更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慰汝別後覽東

藉詩曾道通云為報韓公莫輕詩從今島可是詩奴蓋指此篇也

石鼓歌

唐蘇勉載記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
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湘素雜記引

倦游錄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
本盛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輩致
于府學之門庶下外以木爲護之其石
質堅頑類今陽論石鼓元在岐陽初不
稱於前世至唐人始厥稱之而韋應物
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
之直以爲宣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
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余慶置于
廟而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
民間始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
百八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開記歐
陽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
於前世至唐人始厥稱之而韋應物以
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
直以爲宣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
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余慶置于廟而
云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而
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
五磨滅不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

者莫先於此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
漢威靈碑往在羊其距今未及千
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
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九年至今
嘉祐八年寔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
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
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詩書
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跡存者惟此而
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竒之士皆略而
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
其志所錄素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
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亘如此
此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竒
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
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王之
鼓也隋書古今書籍牴牾備當時猶有
所見而今不之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
者予姑厚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
籀不能作也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所以
越字侷者美此詩同意騰梭陶備魚鈞

所得也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籍也勸我試作石鼓歌少

陵無父謫仙死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故杜伯

之國後宣帝葬於此因曰杜陵有布衣又曰少陵野

老吞聲哭是也李白字太白母夢長庚星因才

薄將柰石鼓何杜甫歌李潮八分書云倉頡鳥

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我今衰老才

述其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

明堂受朝賀諸侯劔珮鳴相磨宣王名靜厲王

遺風諸侯來朝復宗周室蒐于岐陽騁雄俊萬

里禽獸皆遮羅

左傳昭四年云成有岐陽之蒐謂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蒐

陽也言宣王繼成王之業亦嘗蒐狩于此岐山在今鳳翔岐山縣

鐫功勒成告

萬世鑿石作鼓墮

言頌中興之功取岐山之石以爲鼓也

自上音五何切下音昨何切劉安招隱士云山氣龍從兮石嗟峨

從臣才藝咸

第一簡選撰刻留山阿

大陵曰阿真誥曰秦皇白壁盤銘云巡狩蒼川

勒銘雨淋日炙野火燎

杜甫詩大澤山鬼物守

護煩撓訶

訶責也音

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

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

石鼓文去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

其魚維何惟鱗及鯉何以貫之維揚與柁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事見東坡石鼓詩

體不類隸與蚪

晉衛常曰秦既用篆素事煩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隸字

漢因行之隸書篆之捷也書傳云科斗者古文也所謂蒼頡李體周所用文以今所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無尾細狀團圓似水蟲科斗之形故曰科斗也字本作蝌亦音科

年深豈免有缺劃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

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此皆言大篆之體蛟龍屬鼉似蜥蜴足長

文餘音徒何切翦翬舉也音章庶切珊瑚玉聲音相干切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宋玉神女賦

之珊瑚聲音相干切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宋玉神女賦金繩鐵索鑱紉壯古鼎躡水龍騰梭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薦見宗廟藏於甘泉言群目上壽賀得周鼎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常

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陋儒編詩不暴至乃化為龍而去梭音蘇未切

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按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賦此興雅頌謂之正

經使瞽誦之以勸戒人君也釋者以謂古有采詩之官武王始得之及成王即政之初於時

國史自定其篇目屬之太史以爲常樂其後周

衰禮廢樂壞簡冊倒置孔子從而定之然後雅

頌各得其所陋儒謂當時掌國史之臣也今宣

王之詩見於大雅者六小雅者十四而石鼓之

事不見編錄故曰編迫無委蛇也君子惜老詩

六委委佗佗如如河傳曰委委順也如河之

所趨佗佗別也如山之相孔子西行不到秦橋

負言山無不容河無不潤孔子西行不到秦橋

拾一作星宿遺羲娥孔子歷聘列國西不到秦

或書之然其間記災異變見或不記日月蓋其

傳聞所見猶或異辭也羲娥謂日月也事已見

日蝕及秋懷詩東坡詩云增年誰復怨羲娥是

也此言聖人猶有遺闕故下言嗟余好古誠苦

晚也嗟余好古誠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滂沱流

仁寡婦云淡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

橫流兮滂沱和元年公自江故人從軍在右輔爲

和憲宗元和元年公自江故人從軍在右輔爲

和憲宗元和元年公自江故人從軍在右輔爲

我量度掘曰科

故人未詳姓氏從軍在右輔謂

事者漢武帝置三輔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今

鳳翔府即古扶風所治也曰科石鼓所在之

言埋没于地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

當用力取之多唐志國子監祭酒一人掌儒學訓導之政漢

祭酒當時祭酒謂鄭余慶事見送鄭函校理序

愈自言曾以石鼓事告余慶欲共請之朝廷從

置廟學也按集古錄則余慶終遷立致十鼓只載數駱駝駱駝薦諸太

廟比郛鼎光價豈止百倍過梁四公記武帝時

竺國來賣碧頗黎鏡面廣一尺五寸光照三十

里問其價錢約百萬貫帝令有司筭之傾府庫

不足也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

磨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

後漢熹平三年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繆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

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兩填塞阡陌

又於鴻都門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皆課試

及千宛苔別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宛剗音削

切一九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它謝承後漢

書曰六經碑立於太學門中朝大官一作老於

事詎肯感激徒媿媿當時朝臣不好古不從故人之請媿媿無史也上音

庵下音牧童敲火牛礪角詩曰如蘇火石

誰復着手為摩挲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時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見子

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老翁共摩挲銅人謂曰適見詩

此已近五百歲矣註云秦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之宮中

至此四出百二十二年矣日銷月鏹就埋沒六年

着手字出晉杜預傳

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趨姿媚數紙尚可博白

我羲晉書王羲之性好鵝山陰有一道士養群鵝

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王子思詩

話云王右軍字畫妙冠今古當時為龍跳虎卧

何可少貶或不韓詩為主誅石鼓尊彼貶此蓋作

俗書乎是不然退之誄石鼓尊彼貶此蓋作

詩之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謂漢

法也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那多也左氏曰棄

甲則那爾雅曰絕語之辭音囊何切方今太

平曰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

願借辯口

如懸河

晉書郭象字子玄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

注而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時終不見用也歐陽公云石鼓有十唐韓退之以為周宣王之鼓今在鳳翔孔子廟中鼓初棄

于野鄭余慶從于廟其一無文其九有文可見

者四百里一十七字其可識者二百七十一字今

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而可疑者三焉今

大書深刻其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

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皇祐元年實千有

八百九十九年鼓文細而刻淺豈得存此其可

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文與雅頌無異而

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者惟此而已然

自漢以來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

二也前出傳記小說所載古遠奇怪之何據而為

虛謬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退之何據而為

宣王之鼓此其可疑者三也隋唐古今書籍粗

備豈當時有所見今不見之邪隋志所錄始皇

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然而獨無石鼓遺近者
遠不如此又可疑也然退之好古不妄其
子姑取以爲信耳謹按相素雜記云鼓亡其一
而歐公乃云其一無文抑歐公所見者非真而
後世傳師始得之歟不然何其
二說言字數多寡之不同也

雙鳥詩

謂李太白杜甫也皆以詩名天寶間按公
調張籍云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
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偃翦翎送籠中使
看百鳥翔又送東野序云李白杜甫皆
以其所能鳴則知此詩端爲李杜設也
蓋愈尋常白謂不及二公其追慕之者
非一人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
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
躡二子蹤亦以見其自述與孟郊爾東
坡公書李太白真云天人幾何同一漚
謫仙非謫乃其游壑八極隘九州化
爲兩鳥鳴相酬坡之詩



以謂喻釋老二氏穿鑿甚矣所謂鳥若
即鳳凰之類雄曰鳳雌曰凰今言雙鳥
謂其雄雌相和而鳴也故歐公體此意
作雄亦相當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
兩鳥誰敢和鳴鳳呼其皇是也補註雙
鳥解蘇內翰作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為
二鳥鳴相酬一作鳴一止三千秋或者
謂公此詩為李杜作按抑仲前途雙鳥
曰高公子奇曰雙鳥者韓之前後執政
人也一以之隱一以之仕本異而未同
故曰樂將壞於時斯未可知誰氏爾子
雜葢詭將壞於時斯未可知誰氏爾子
三不然大凡韓之為心憂夫道也履行
非孔氏者為矣愈其正日削邪日侵
所以力欲非之位復不得極其勢權復
不得勤其俗唱先於天下從之者
寡背之者多故垂言以刺之公曰何
謂也子曰作害于民者莫大於釋老釋
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以其非仁義

禮樂父子君臣之類也其所從來且故
在于中國故曰海外來也後漸而至故
曰飛飛到中國始矣老之西也若言之
與也乃西乎昔矣著二篇之書以按
在中國乎是自此而起矣子如是無乃
而西逝矣是自此而起矣子如是無乃
誤辨韓之左道示民矣且西入于夷因
國化不以成其教故歎之有神仙之書
明教乃東來與昔之書果異爾是非中
後教之興也故韓俱去若崇宇必更爲
國也務令民俗奉之祭宮崇宇必更爲
教也務令民俗奉之祭宮崇宇必更爲
市故曰一身棲息山林以京不死故曰
自觀其身棲息山林以京不死故曰
爲集豈幽也謂其明于世各混然矣其
二教雖來而未甚明于世各混然矣其
三千秋者以其時久而極言之也既未
得明其教亦未其時久而極言之也既未
口而街乎萬象也後焉謂其道漸衰而
益熾故化之以春風焉謂其道漸衰而

百	其	造	其	哲	其	云	膏	故	間	能	亂	他	聲	張	以	以
物	如	作	變	之	帝	自	油	曰	有	遂	夫	莫	有	矣	興	其
皆	此	故	則	人	王	從	者	雷	忿	致	子	及	古	故	也	舉
生	則	云	懼	將	之	兩	使	公	而	死	之	也	者	曰	世	世
愁	咸	伯	所	道	道	鳥	世	告	殊	乃	也	百	反	忽	老	悉
也	畏	朝	以	不	鳴	將	復	天	其	休	得	舌	自	相	乃	如
自	其	諫	言	能	而	復	不	公	衆	也	病	謂	羞	逢	得	之
此	或	挑	之	光	雷	敗	假	以	者	世	謂	舊	謂	鳴	矣	矣
亂	生	幽	有	行	聲	于	大	假	既	其	道	統	其	不	出	百
而	或	微	素	於	聒	生	其	為	識	道	不	聲	能	休	而	鳥
時	死	也	草	天	亦	矣	聲	喻	耀	不	為	從	恢	有	扇	飄
無	或	苟	木	下	或	故	以	也	於	世	世	此	誕	耳	于	浮
春	兩	罪	誅	或	枉	矣	想	百	釋	老	用	低	而	苦	民	者
秋	鳥	或	求	有	以	蓋	于	物	老	其	民	頭	繁	大	衆	衆
矣	鳴	福	其	全	智	謂	須	言	上	其	不	以	極	皆	益	邪

日月亦莫記其序矣大法亦失其疇矣
周孔之道亦絕滅矣故曰周公不為公
孔丘不為丘也若此乃釋老之教果豈
分焉雖行於世也各有拘其時政矣故
曰天公乃性而各因於一也然後世
不得全絕其言他道者乃六百與百
鳥鳴而復啾啾矣教之既有其限不混
然而使民夷也各守其方而省度矣故
曰既別其更而能閉聲者省愆尤也尚
復民之信奉者衆耗于世而害于物率
四海之大幾被其困焉故曰朝食其龍
子暮食其牛亦千鈞河絕塵而飲海絕
流也末句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者謂其後必不能終如此或若久而見
興不限其時而公云也故以三千為言
焉公以爲何時如公曰若子之言韓氏
亦云是矣然子能識之信于韓氏也
達其元微也哉仲塗年十六七得
趙先生示以韓文遂慕而臨學之乃名
肩愈字紹先以韓柳偕名于唐欲紹其

祖而肩其賢也其後易名曰開字仲塗其意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塗使人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書自叙如此開寶六年進士第後自涿州還闕上書乞從邊軍效死乃攻武職終加京使金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滄州兼御史大夫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洲楚辭九歌云三鳥飛

而欲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不得相伴一作巖幽

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

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

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百舌舊饒聲從此且

低頭易緯通卦曰百舌者反舌鳥也得病不

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

抱朴

子曰

雷神曰雷公一見陸渾山火詩

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鬼

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投示九

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

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

日月難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

書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傳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

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

道所以次敘洪大範法也自從兩鳥鳴至此皆

前詩所謂勃興得李杜万類因凌暴之意也

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

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兩鳥既別處閉

身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

吳志孫權曰當以牛

千頭為君作主人

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

逐列子夸父日渴飲

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

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贈劉師服

韓門弟子

羨君牙齒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

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髀

兀髀不安貞上音五骨切下音五結切

作既

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同

兩雅曰牛

曰齒吐而噉也或作齧同

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飢栗與

梨祇今年纔四十五

補註

年才四十七也

後日懸知

漸莽鹵

莽鹵波裂也上音莫古切

朱顏皓頸訝

莫親此外

諸餘誰更

數憶昔

太公仕進

初口舍

兩齒無羸餘

楚辭云乃顯榮

虞翻十三此

此豈少

遂自惋恨形於書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

客有候其兄者不過辭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

不取腐芥礎石不受由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照切 虞翻事因考之吳志莫見其來處

嘉之言曰

丈夫命存百無害

誰能點檢形骸外

莊子申徒

形骸之外

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

膾莊子曰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鈞巨綸釣於東

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瀾河以東蒼梧以

北皆厭此魚綸縵也東坡放魚詩云長譏韓子

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

技泥沙收細碎蓋用
事常欲反其意也

題炭谷湫祠堂

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
呼爲炭谷退之所題即此也漢志云凡
水有龍者皆謂之湫音子小即由二切
補註炭谷湫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

上居於

萬生都陽明

言萬類之生聚於陽明之地獨孤
申叔哀辭亦曰衆萬之生誰非天

邪幽暗鬼所窺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

誰爲助若執造化關言可以旱厭處平地水巢居
致水旱

插天山列峯若攢指石孟仰環環列子曰終北
之國有山曰

壺領山頂有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巨靈有
力之神

口狀若圓環

事見南山詩
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莖
陸沉之物
魚鼈

蒙擁護群嬉傲天頑
逸史云嶽有青蓮乃上仙靈藥谷神之女主守護之

一日有仙女自空而降於水濱以金鞭叩王版
數下蓮即湧出擊而食之乘雲而去常人不可

竊食食即困憊又漁者或於湫捕魚須投一帖
子必隨斤兩方得此即蒙擁護也羽獵賦曰群

嬉乎其中翔翔摟託禽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真擢

玉紆煙鬢
此即靈母之像紆統也鬢鬢也音戶闕切
群怪儼伺候恩

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休
一作
惕思先還寄立

尺寸地敢言來塗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

言欲誅鍾馗祀也古有吹毛之劍言其利也殷赤黑色音烏開切左傳曰左輪朱殷淮南子曰

牛蹄之滂
不生鱧鮪
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

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艷實星璫黃朱班

楚辭
大欲

少留此靈璫兮註去
璫門閣也音子道切

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

尤區鷄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柰何吾其死

茅菅

聽穎師彈琴

補註

東坡云歐陽嘗問僕琴詩何者爲

最嘉予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因甚麗然

是聽琵琶詩子退而作抗僧惟寶琴詩

云大弦春溫和且平小弦靡折亮以清

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

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噴

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

成欲寄去而公斲至今以爲恨或云昵

昵兒女語至敵場非善琴者不足以語此

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年未及冠而孔文舉

已踰五十相與爲爾汝交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

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

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

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

牀推手遽止之濕衣浹滂滂穎乎穎乎爾誠能

一作穎師一字

無以冰炭置我腸

歐陽公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山

谷以退之聽穎琴公曰此只是聽琵琶爾或以

問僧義海義海曰歐陽公一代偉人何誤也呢

呢兒女語恩愛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

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余溢聳觀聽

焉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

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之聲也皆指下然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鳥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聞者以海爲知言海吳人也以琴世其業聲滿天下許顛詩詒云浮雲抑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啾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此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歷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輕侮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冤

送陸暢歸江南

陸贄之子蘇州人也娶董溪之女即丞相晉之孫溪爲度支郎中坐盜軍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時元和七年也陸暢字達夫吳人元和元年第娶董相第二子溪女貢舉之年對雪落句云野工寧底巧剪水在花飛山齋玩月云野

注平生惟好月新晴半夜觀嬋娟起來
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崔諫議
林亭云蟬噪入雲樹風翻無主花及登
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爲偵相其諫
廉云勞將素手倦駁駿瓊室流光更綴
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蹠蹠
催粧詩云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
母看調粉日兄冷賜花催鋪栢子帳待
障七香卓借問粧成未天方欲曉霞內
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朝之曰十二層
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
監門衛莫道吳猷入漢宮暢酬曰粉面
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
翠開玉母不奈烏鸞啼鵲橋觀公詩所
謂名以能詩聞可見矣晉嘗辟公佐汴
故云門下士溪元和七年遇赦歸葬河中
南而云湘中墳豈非此時尚藁葬湘中
亦溪初爲商州刺史坐事聚死湘中暢
嘗依韋臯於蜀臯死慙臯若詒所進兵
皆鑿秦字暢曰且向在蜀知定秦者匠

名也又嘗作蜀道易以美臯六

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

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鸞鳴桂樹間觀

者何續紛續紛多也曹子建雜詩綺綺何續紛人事喜顛倒旦夕

異所去班固賓戲云朝而榮華夕而憔悴蕭蕭青雲幹遂逐荆

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言暢感秋鴈南飛有懷歸之作

也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地記曰長洲苑在姑蘇之南太湖北

岸闔閭所遊獵處也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槩都門

別東都長安門名江淹別賦帳飲東都注去疎廣老歸朝廷設供帳送於東都門外東都門

送客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

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公曾事董晉于汴州故

也按溪墓誌後復歸葬河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猛虎落檻穿坐貪茹狐狔

一云如狐勝司馬遷與任安書云猛虎在

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註去檻圍也穿穿地為坑以取猛獸狔豕子也

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

直言柰何任埋没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

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

笑隱忍硤硤冤

硤硤不平自上古音力骨切下音五骨切海賦去巨石硤硤以前

却 泥兩城東路夏槐作雲屯

爾雅槐木葉晝合夜布音胡隈切屯

也聚還家雖闕短指日親晨殮音務朝野命輦携

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禮記內則六凡父在孫

家統於尊也時節不可翫親交可攀援勉來取金紫

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

魯連子曰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於

下者甚衆而田巴毀罪五帝三王五伯

而優下服之者亦千人魯仲連聞之往

見而謂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亡

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運高唐之

兵所謂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

也門

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鷄子

草木疏云黃鷄色黃燕頤嚮風搖翅乃因

風飛

疾擊鳩鴿鷺雀食之孟子所謂為叢驅雀者鷓即此是也

田巴兀老蒼鷲

也

坪倉曰鷹一歲曰黃鷹二歲曰奔鷹三歲曰蒼鷹并次赤色也

憐汝矜瓜觜

開端要驚人雄跨吾厭矣

跨與

高拱禪鴻聲若

啜一盃水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贈張籍

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慧讀金

根車政為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

召令吐所記解讀了疑問則不應不識

字也其譽之如此不知詩之所稱乃此

吾老嗜

一作著

讀書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

示不免簡君來好好上聲呼出踉蹌越門限踉蹌行不

正也上音亮下音七亮切又音量鎗射懼其無雉賦去已踉蹌而徐來註去雉行兒

所知見則先愧赦赦勲而面赤昨因有緣事上

馬挿手版晉輿服志云手版即古笏名留君住廳食使立侍

盤醖酒濁微清為醖禮記去醖醖切薄暮歸見君

迎我笑而莞莞語去小笑自音華板切論指渠相賀

言此是萬金產渠謂公之子也自此至自得高

叔家累萬金之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

授如以肉貫串音刻久肉串也言篇什之多貫

授以開祛露毫末自得高蹇蹇蹇山音其履切下音

所簡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長有人文

章紹編刻謂刻謂簡冊也感荷君子德愧若乘朽棧君

謂籍周禮士乘棧車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僮

注云不革輓而漆之能講解也摘舉也達也言既誦其所記之意歟洪

澳詩去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

瑳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諉兮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貞也瑟矜

莊也洞寬大也赫明也咍著也諉忘也淇之

深矣然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隈之綠竹也

是以知其積諾內者厚所以美武公之德歟

顧視窻壁間親戚競覘覘音武板切班

之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睨睨睨音武板切班

音上音板切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澹灞澹水

名皆出藍田谷入
渭一見張徹詩

調張籍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參李杜透機閱於
調張籍見之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入
荒會語也從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頴頴此
領會語也從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頴頴此
者以有見處不可以傳衣鉢耳備註公前
後稱李杜者不一然終未嘗致優劣於
其間舊史甫傳云甫與李白齊名而白
自負文格放達識甫鏗鏘而有飯顛山
前之朝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優劣
云屬文者以稹論為是按稹論子美墓誌
言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
樂府歌詩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類大或千萬次猶數百詞氣
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攝弃凡
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墻况堂奧乎微
之作此論時公正在朝不知以為然否

或云元之說退之亦云吾友黃介讀李杜
設也及觀魯直亦云吾友黃介讀李杜
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子以為知
言蓋可見矣此詩自我願生兩翅下潮
州廟記所謂追逐李杜參翔翔也其曰
乞君飛霞佩所以與張籍者如此其調
張籍魏道輔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
杜而後李退之以為不然此詩為微之
也發

李杜文章在光艷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

謗傷

魏道輔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蚍
後李退之以為不然此詩為微之發也蚍

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

望

鮑明遠樂府詩
使者遙相望

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

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

揚

自唐興承江左餘風文尚祿靡至天寶之間
惟二公獨以雄雅倡之障隄未流如大禹之

水其功萬世永賴也水經云龍門未開呂梁未
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疏通

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流
此石始經禹鑿河中漱廣交岸崇深懸流千丈

故此云巨刃磨石揚也航一崖劃為豁乾
舟也史記大禹水行乘舟垠根

坤擺雷礮

壞岸也劃開也崩豁壞落也一高岸
壞落其聲震動天地如雷霆以喻

唐室中亂小雅十月之交刺幽王燁燁震電不
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為谷深谷為

雷礮註云太冲吳都賦云拉獵
惟此兩夫子家

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

中使看百鳥翔

後言天生二子欲使長以吟詠遺
故當時雖少見用俄而

斤以激發其意蓋詩者有感而後作准窮人然
後工之尔故東坡和王鞏詩曰謫仙窟夜郎子

後工之尔故東坡和王鞏詩曰謫仙窟夜郎子

軒刺素王丹祖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荆刺
歌宋如意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去兮
不復還又漢書項羽悲歌慷慨也上音口凝
切下音虛劬切嘯賦註云慷慨意氣抑揚也從
平聲 遠憶盧老詩煎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
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
藏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視李侯而自愧
家請官給不報荅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板
付丞相不待彈劾歸耕桑

寄皇甫湜

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一作州吏手把一封書上

有皇甫字拈書放牀頭涕與淚垂泗

按詩傳涕

目淚也至車爲四一云至口爲泗故四之字從

口從八澤陂詩所謂涕泗滂沱是也今公詩云

涕與淚垂泗義所當然而非昏昏還就枕惘惘

證以爲如泗水之泗誤矣

夢相值悲哉無竒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

補註正元十四年公佐汴州薦籍明年

登第又明年居喪在和州服除歷補太常

寺太祝病眼久之轉四門助教歷廣文

博士校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主

客郎中國子司業此詩言抱能未施邦

則公仕於朝而籍猶未仕也公仕於朝

而籍爲太祝則此詩其正元十九年冬

作乎詩中有避冷即此意冬候也又有

揜談舌及揮闔之句舊史稱籍性澆激

豈謂此歟昔歐公愛公工於用韻嘗曰

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去
乍還出入面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
日足可惜之類是也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
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
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
譬夫善取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
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
不少誑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
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自足而
輒旁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物
強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

中虛得暴下避冷卧北窻
杖乘七發去壺中重

怠註云暴下餐泄也謂食不化而泄出也晉陶
潛常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

謂羲皇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
朝朝謂辨色入

披江切春明錄云京師街置鼓樓以警籍也
昏曉劉禹錫六雞人一唱敲葵葵是也籍也
處

間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

鐘磬也皆雅樂器言籍文章之美如二者之鏗鏘也書曰夔擊石拊石禮記云善侍問者如撞

鐘叩之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

則鳴之素武王與孟說扛龍文之鼎謂鼎上鏤為龍也

王立之言近見東坡居士云凡人作文字須是

筆頭挽得數萬斤起余曰歐公豈不云談舌久

不掉非君諒誰雙

漢鄭生掉三寸之舌籍祭公詩曰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

聲而後之學者或号扶机導之言曲節初縱縱

為韓張此其為雙也引機木名可以為杖尊引也公以病故以杖自扶

藉以公為機音故其節音已

失大江東言籍之談論如夏禹之開鑿江河浩然半塗喜開鑿派別

水所歸止也。水別流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

田野解旆束空杠。公欲縱搆之論，以觀其學。故

以自喻。文學之富，解旆束杠亦伏匿之意。麾旗

屬周禮。建大麾以田。幢旆也。釋名曰：羊滿山旌

童然也。後漢西羌贊曰：降俘載路，牛羊滿山旌

旗干也。旆，旗也。旌，旗也。春秋平丘之會，建而不旆

壬申，後旆之諸侯，畏之。詩：傾罇與斟酌，四壁堆

六將戰，則曳旆以恐敵。傾罇，大腹小口者也。缸亦

甕缸，甕類。缸，長頸受十勝。上音於莖，切下音胡。降亦

切。玄帷隔雪風，照鑪釘明缸。鑪，酒也。累土為

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鑪。鑪，盧也。夜話：關一作縱，捍闔哆

馬故，名盧。兩缸音江。鑪也。夜話：關一作縱，捍闔哆

口踈眉尾。言籍乘融，逞論容白軒然也。捍闔，字通

捍之者，料其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注：云羅襪

莫江切方言云秦晉之
間凡大肉者謂之厖
勢倬高陽翁坐約齊橫

降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漢高祖三年往
說齊王廣及相橫橫絳之乃罷歷下守備縱

酒高會且遣使與漢平食
其憑軼下齊七十餘城
連日挾所有形軀頓

脍言籍自負其學意氣揚揚譬如人體之脹
大也坪蒼曰脍脍脹大白上音被江切下

又音虛江切歸將乃徐謂子言得無咤論侯共將
音靡切

歸乃徐救其失也咤音莫江
切說文曰言語雜亂曰咤
迴軍君一作與角逐

斫樹收窮龐言公自晦之久一旦回籍與角逐
負籍大愧服譬如孫子之敗龐涓

也事見贈此聲吐歎要酒壘綴羊腔也後漢邊
崔立之詩

讓章華賦云孤雌感聲而求
雄腔音枯江切骨體曰腔
君乃崑崙渠籍乃

嶺頭瀧山海經云崑崙山在西比壺河水出其
東北李巡云崑崙山下地也韓詩曰河水

力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輪也瀧水名
水經六出嶺南在郴州界音閩江切又音變

譬如蟻蛭微詎可陵崆峒蛭蟻封也鄭氏註禮

爾其功亦能成大垵崆峒山京上音苦江切下
音五江切南都賦云其山則崆峒李善云高峻

自幸願終賜之斬拔枿與椿枿伐木餘也音五

斤其茅塞切以喻從此識歸路東流水淙淙淙淙水之

切士江

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書蠹一作書蟲生

死文字間酉陽雜俎云一名豚莖蠹魚三食神

望星則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東坡六蟲古道

自愚音丑古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為

欣李陵與蘇武書云舉獨携無言子猶司馬

是翁之類共外崑崙顛當作崑山頂也詩曰采

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或上倍之是謂閼風之山

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

風雨或上倍之乃神是謂天帝之居此屈

原去出離俗道夫崑崙而臨眺舊鄉則曰國無

人兮莫我知也王逸注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

里一作九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寓一作

州一塵集毫端東坡贈月長老云天形倚一筇

其義則異此用詩用事之法也傲嬉未云幾

嬉雲間見嬌真傳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

墳壓其顛

此言身之顛也當作顛說文曰顛頂也切韻集韻顛顛二字並同音而異

義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

南言道之難明也准

曰白素何如曰瀉然曰黑何如曰黑然接白黑而視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

口警師有以言白黑與人異後漢朱浮詖曰粲然黑

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後漢朱浮詖曰粲然黑

明分慷慨為悲咤淚如九河翻悲咤漢聲音陟

火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

騎騏驎皆馬青驥文所出入處是也山海經騏驎

騏者班駁隱鄰如今之連錢駮也昔周穆王左

降於內殿皆駕班麟散疑至霄關東坡潮州

唐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

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

李杜參親翔汗流湜籍走且僵滅沒到景不可
望作書誌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相歷乘九
疑弔英皇祀歌先驪海若藏約束鰐魚如驅羊
鈞天無樂帝悲傷謠吟下招遣巫陽曝牲雞卜
滂着我勝於繁荔大荒蘇東坡所去出此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公元和十年為立之作蓋田縣丞
正元初執其能戰藝於京師再
出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傳而為丞茲邑登科記立之正
元四年進士其二又作朝士聚記所謂
言得失黜官也別來就十年公元和政
元召自江陵有端崔
評事詩至是十年矣

西城負外丞心跡兩岫

一作

竒

音其勿切見前

漢廣川王傳

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

唐制進士科

譽後就多薦舉下驢入省門左右驚分披江文通詩

曰神駿自遠至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羸言可畏也

左右芙蓉披文曰如熊黃白文遠文如翻水成初不

用意為四坐各低面一作不敢挨眼窺視也音

力結切茗溪漁隱曰音麗瑟發外堦揖侍郎

歸舍日未歌丘音切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

疵瑕疵王病也與疵字異言考官愛連年收科

第若摘領底疑迴首卿相位通塗一作無它岐

左太冲詠史詩出門無通路棘塞豈論校書

郎袍笏光參差時進士高第者即授校書美官

不復論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

喘如竹筒吹馬季良長笛賦老婦願嫁女不約

論財資老翁不量分累月咎其兒擾擾一作攪攪爭

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可知陸

衡樂府詩云人道險而難安有巢中鷲插翅飛天陞

駒麀著爪牙猛虎借與皮皆以喻立之進銳而退速鷲鳥子湏母哺

之者音苦豆切馬二歲曰駒音汝頭有韉繫汝

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搗喻官守立

之為大理評事以言事被黜漢班固謂栢生曰今吾子繫名聲之羶鏢貫仁義之羈絆見班彪

傳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又作朝士貶得非

命所施

以奇偶者數之始言立之以罪去朝廷止

已定可以

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

後漢第五

或十日不炊

又前漢枚叔書曰一炊之靈臺中逼

迫走巴蠻恩愛坐上離

言為郡縣逼催促

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

言立之逢恩赦還也潘

羈孤析掛新衣裳益棄食殘糜

何庚切音苟無

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官塗同嶮巖

劉孝標絕交論卅路嶮巖一

每旬遺我書竟歲

無差池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

字之委曲有

若風幡之舉

又論諸毛功

曹子建表云庶立毛

思擘水看蛟螭雷電生睽睽角驪相撐枝

言文之

奇怪也蛟螭龍屬驪項上毛也言蛟螭被雷電

之光其角驪愈生奇怪蛟螭疑作蛟陽吳都賦

云狼跋乎絃中忘其所以睽睽注云跋音失并

切陽音適疾視也按諸韻睽字無從日者此枝

字當作支支持也前輩多作枝字公從出屬我

靈押也靈光殿賦云枝掌以扞而斜撐

感窮景把筆能不一云摘唱來和相報愧歎俾

我疵窮景歲暮也摘寄又寄百尺綵緋紅相盛

裴巧功一作能喻其誠深淺抽肝脾喻說也陸士

抽肝脾繫於腹六哀吟入肝脾開展放我側方

飡涕垂匙後漢蔡琰詩曰飢當食兮朋交日凋

謝存者逐利移子壘獨迷誤綴綴意益彌迷誤

事見

秋懷詩綴綴不乘離之貞舉頸庭樹豁狂飈卷

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填甍言不得唱和如

歌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駟驪素少戎詩曰駟驪是駘注云黃馬黑

音瓜下音呂支切驪上長女當及事誰助出悅縞

儀禮云毋戒女施衿設悅悅巾也東山詩云親

以拜五色綵為之縞音離知切諸郎一作香皆秀

即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腸

與蹙眉能復持酒卮我雖未蓋老髮禿骨力羸

音徒結切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玄花著兩

眼視物隔從擁鄰知切補註音山宜切毛羽

衣自櫛本
籬蒲也
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趙景真書

宇孜孜凭書案壁夜鳥粘繭粘音皮水切

知切音獨博雅粘也且吾聞之師漢陰文曰吾

地篇天不以物相自一作驢孤豚服眼一作糞壤不慕

太廟犧幣史記莊周蒙人也楚莊王聞其賢以厚

重利御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

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身游戲汚瀆

吾志焉儀音虛君者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

黑頭死陰蟲食枯骸言或被罪尸嚴棄道不復

情謂殘骨之有肉者音才支切歡華不滿眼

咎責塞兩儀觀名計之利詎足相陪禊

隱居詩

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

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詠云福不

盈世禍將溢之韓則曰歡華不滿眼各責塞兩

儀蓋工於前也觀之名計之利事出莊子盜跖

篙陪禊猶仁者耻貪冒受祿量所宜曹子建表

命之臣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癘罷癘罷病弱

中切下音蒲藥切漢光武三久欲辭謝去休令

年水旱詔恤能癘無家屬者衆睢睢况自嬰疹疾寧保軀不賢前漢蓋寬饒

之軀注云不賢者言無賢量可以不能前死罷

此之責重之極疹瘍也音之忍切內實慙神祇舊籍在東都南後居于長安茅屋

枳棘籬公之舊居也事見縣齋有懷潘安仁

居賤云芳枳樹籬註云枳果樹為藩籬

還歸非無指灞渭楊春漸

灞渭二水名漸水

生

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書自傳道奚

一作

仗

史筆垂天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

相待安眾筭

伊洛二水名公舊居所在故公詩云嵩山東頭伊洛上勝事不假須

穿裁眾筭捕魚器也筭音我有雙飲醜其銀得

朱提

醜與盡同漢地理志云隄為郡朱提縣朱提山出銀應劭曰山在縣西南朱音銖提

音黃金塗物象

漢趙皇后傳雕鏤妙工倭

帝時巧人名下文

乃令千里鯨公麼微螽斯

鯨見送惠師詩公麼小白公音伊克切列子曰

么麼之蟲群飛而集於蚊睫螽斯名蛇蝻也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

一母子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

上音弭沼切下

音民野草花葉細不辨蕢葍菴楚辭云蕢葍菴以盈室註云皆

惡草蕢蒺蕪也音疾資切詩作茨葍王芻也音龍王切菴菴菴也救心不死者音商文切

三者以喻絲絲相糾結狀似環城陴陴音頻彌

切四隅芙蓉樹集芙蓉以爲裳芙蓉蓮花也言

進不見納猶制艾荷集芙蓉以擢艷皆倚倚倚倚

爲衣裳被服愈潔備善愈明

美良音鯨以興居狀失所逢百罹與象也詩應

於亘切鯨以興居狀失所逢百罹與象也詩應

四曰後逢此百罹我月以喻失道僂俛勵莫虧僂俛

失道謂失所行之道大行曆草木明覆載妍醜一

去月行九道黃道黑道之類

臭一作齊榮萎音邕危切願君恒御之行止雜一作

親燧觸禮記內則云左派小鵠金燧右派大鵠

於代王川子作也王川子詩雖豪於然
太險恠而子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猶其
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王川
子其意若曰王川子月蝕詩如此足矣
故退之詩題曰豈効不能自為月蝕詩而
意也不然退之豈後而成詩耶以謂退
必用王川子句然詩中用王川子涕泗
之自為月蝕詩則詩中用王川子涕泗
告天公又非其類矣詩厚禮之全全居
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全全居
號王川子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
黨愈稱其工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
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森森萬木夜僵
立云去見王川集公詩寔寔筆削王川子
之作而去效者蓋聚已以成其善也官
者陳洪志裁逆在元和十五年而全詩
作於元和五年十一月而史
氏以爲譏切元和逆黨誤矣

元和庚寅斗插子

謂十一月也史記斗為月十

四十五

作日三更中臨臨萬木夜僵立

僵仆也音居良切

寒氣負

顛顛一作顛顛

頑無風

音頑平切 壯大只王萬云有

力月形如白盤貌上天東

說文曰貌人象人面形

也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

遭此狼狽凶

酉陽雜俎云狼亦狼之類也前足

行故世言事乖豈謂之狼狽一云狼狽屬也

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顛故狽屬也

博蓋切音星如搬沙出搬音桑割切一作微謂

分註云被搬攢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焰

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

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東坡王川子

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曰食三者三足鳥也此固因俚說以

寓其意故戰國策曰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徑圓內則俚說亦當矣蝦音何加切蟊謨加切

千里納汝腹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又晉天文志云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中足

以當小星之數十也何處養汝百醜形把一作沙脚手鈍

把沙音誰使汝解緣青冥解字去聲讀青冥高與黃一作皇

帝有四目帝舜重其明皇帝謂帝堯也書曰皇

目註云言廣視聽於四方又曰重華協于帝註

云言舜德重合於堯俱聖明也帝王世記曰帝

舜有虞氏姓也目重瞳故名重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不惜萬國

赤子魚頭生

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故堯命洪水浸之以去其害不復顧下

民之昏墊也十日見遊青龍寺詩左傳劉定公觀洛汭曰微禹吾其爲魚乎說文云盲目無眸

也子汝於此時若十日雖食八九無噉名噉貪食也音錫

咸切本赤龍黑鳥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搪撐焚

酣大肚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此言食之狀赤龍曰御黑

烏火鳥也翎謂鳥羽鬣謂龍項上毛也搪撐支

注白上音達耶切下音抽庚切焚音盡舍切左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而何處逃汝

刑言彼日當食而不食此月不當食而食罪不

可赦羅網也磕音古闔切天網恢恢然疎而不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全一作再

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剗凶墓腸無梯

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

北祈風通

陰陽書曰東南曰巽西北曰乾乾為天門巽為地戶故寄牋於東南而乞

通於西北也淮南子曰東南曰景風許氏云巽氣所生一曰清明楚辭天問曰西北啓闕何氣

通焉王逸云言西北之門常獨丁寧附耳莫漏

洩薄命正值飛廉慵

飛廉風伯名見別東方青

色龍牙角何呀呀從

去聲官百餘座從應

應一無從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

窟天河

書傳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所謂在天成象也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

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曲禮說軍陣象天之形前朱雀後玄

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房心

為火故火為蒼龍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
七宿皆可得見也呀呀張口良音虛牙切啜嚼
煩官家謂食君祿也上赤鳥司南方尾秃翅觶
音株劣切下音疾齧切

沙

音沙加

文拏獸也

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蝦

墓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墓

書傳

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朱鳥也計仲春日在奎
婁而入於酉北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
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前漢天
文志南方朱鳥柳為鳥喙主草木七星頭為貞
官主急事張喙為厨主觶客翼為羽翻主
遠客軫為車主風觶下大也音竹加切

躡於西旌旄衛毳髦既從白帝祠又食於禘禮

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

書傳

之曰昂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前漢天文
志曰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其於四星

淨無纖瑕弊蛙拘送主府官帝箸下腹嘗其皤

蛙蝦蟇別名府官水府之長帝者文帝也下腹謂腹下白肉嘗食也皤白也音蒲禾切左傳宋

人詭曰睥其依前使兔操杵曰玉階桂樹閑婆

姿傳立擬天問日月中有恒娥還宮室太陽有

室家恒娥竊藥以奔月天雖高耳屬地法言曰天高其

目下感臣赤心使知臣意雖無口言潛喻厥旨

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天傷忍殺孩稚還汝

月明安行于次躡次也盡釋衆罪以蛙磔死周禮秋官

諸死刑皆磔于市至漢孝景二年改曰弃市顏師古云磔謂張其尸於市取刑人於市與衆弃

之義磔音竹吝切

孟先生詩

按此詩當是郊與公同在京師應進士舉正元八年公得之後郊尚失志是以憂悲感憤日熱于中故公此詩先叙其精曰朝悲辭樹茶夕感歸巢禽顧我多康馥窮閭時見臨而勸之使往謁徐師張寔封復干薦舉也蓋寔封當正元初為壽州刺史公常泛淮至壽說其門下及正元四年自壽移徐為泗州節度使治徐十有餘年好賢樂士遊其門者必與鈞禮故公詩卒章勸郊往焉其後正元十二年郊始登第則知此詩之作在於八年九年之間乎李翱亦嘗以書薦郊於寔封事見翰集補註東野誌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以進士試而登科記東野及其大意云九十二年此詩未第前作也其大意云九十二年可逕入未免從試有司而進士路轉輻辡至是下第送其詞張寔封于徐徐收

張也時東野亦有蒼東野李觀別因獻張建封之作詩見李集李習之常以書

薦東野其略曰云云效有平昌孟東野正士也伏聞執事應知之郊為五言詩

自前漢蘇李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亦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曰

郊五言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願爾謝愈送郊詩又云云其後韋莊請追贈

所及第人郊在其中而按撫言謂郊為不及第誤矣

孟生江海士事見縣齋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

書謂言古猶今事見幽作詩三百首一作杳真一作默

咸池音禮緯曰黃帝樂曰咸池漢志云咸皆也池包容浸潤也中山先生詩語云今世

傳郊集五卷詩百餘篇又有集考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遊疑向五卷是名士所

副取騎驢到京國此言按撫言云咸通末執政

病舉人車馬太盛奏請進士止許乘驢以此詩考之井贈崔立之詩天下驢入省門則進士乘

驢非自咸通唐欲和去聲薰風琴之禮記舜作五絃初以來有之矣

而天下治歌曰南風之薰可以解吾財豈識天子

人之愠南風之時可以阜吾人之財豈識天子

居九重鬱沉沉漢陳勝傳唐人押韻侵覃通用

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晶光蕩相射說文晶光

也音咨盈切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却走驚怪靡自任

任保也如林切舉頭看白日泣涕下霑襟白子日喻君莊

泣涕霑襟劉公幹去仰視白日光曠竭來遊公

巖高且懸乘人易感動淚下與襟連卿莫肯低華簪言性介不肯諒非軒冕族應對

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言羈旅無定又年及暮暮

也萍逐於水蓬轉於風二者皆無所止古詩云

本根飄緜隨長風是也淮南子曰日西垂景在

謂晚也柰何從進士此路轉峴嶽故也峴嶽皆

山勢險峻貞音異質忌處群孤芳難寄林不與

俗合如虎豹之質不與犬羊同群芝蘭之芳不

必摧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桃李不言下自

成朝悲辭樹菜陸士衡文賦悲夕感歸巢禽顧

我多慷慨窮閭時見臨此公自謂閭里門清宵

靜相對髮白聆苦吟南史范雲從父鎮年二十

以白髮詠採蘭起一作幽念眇然望東南遊言欲往

也孔子傷不逢時作倚蘭操事見琴操註秦吳脩且阻兩地無數金

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言自秦至吳重鎮相望共屈已下士者率

無幾人惟徐州牧天下所欽可以依歸喻之以金美其賢也晉書云顧純賀薛並南金東箭望

重措紳是也范雲贈張設詩六疑是徐方牧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

歆莊子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求觀衆丘

小必上泰山岑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海一作深

言建封之度量如山海之崇深岑山峯也音魚吟切謝靈運詩明登天姥岑子其聽

我言可以當所箴箴音諸深切箴其既獲則思

返無爲以滯淫王仲宣七哀詩曰何卞和試三

獻期子在秋砧郊嘗下第詩云弃置復弃置情

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着新浹對花迨年
 五十始得進士第詩云觀戲當年不足誇今朝
 放蕩思無涯乘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
 花以知此其果三獻如所期也琴操曰卞和者
 楚野民得玉獻懷王使玉人占之言玉王
 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
 之平王欲獻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
 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王而哭晝夜
 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使問之於是和隨
 使獻王王使剖之以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
 和辭不就而去砧擣
 縉石也音之林切

射訓狐

陸農師云釋鳥所云怪鴟是也其鳴即
 雨為國可以聚諸鳥一名隻狐晝無所
 見夜即飛鳴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
 所謂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
 不見丘山者一名鴟鴞未晝出瞑目而
 鴟鴞一名訓狐此詩正元間所作是病

韋渠牟裴延齡李齊運三任李寶章韋執
誼等用事權侵人主德宗既偏于聽任
士之浮燥甘進者皆出其門此公詩所
以調也梅聖俞亦有擬此行見本集

有鳥夜飛名訓狐矜凶挾巧一作誇自呼乘時

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禽經曰獨鳥曰

表錄異云鴝鵒夜飛晝伏能捨人瓜甲以知吉

凶凶則鳴其屋上故人除指甲必蕪之謂此也

又名夜游女奸與嬰兒為祟又名鬼車遇陰晦

則飛鳴或曰鬼車九首常為大斷其一故聞其

聲則擊犬使安然大啖誰畏忌造作百怪非無

鳴以厭之音郎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拱角頰

頰啖鳴也音郎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拱角頰

暨塗郭璞註爾雅云鴝鵒兔頭有角毛脚夜飛

塗暨茨孔云仰塗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

也暨音其莫切

雞窠鷓

爾雅曰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說文曰鷓鷓子也一日生囑鷓謂

生而能自啄者也

我念乾坤德泰大勿此惡物嘗勤劬

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

言陰氣用事則此鳥

益為害

誰為停姦計尤劇意欲唐突羲和鳥

羲和日母

烏日中鳥也唐突猶抵觸也見任彥外牋

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

休湏更咨余往射豈得已候汝兩眼張睚眦

睚眦張目自上音翺規切下音旬于切

梟鵂墮梁蛇入走

一作竇

夫斬頸群鷓枯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房次卿字蜀客房武之子見武墓誌

房次卿正元七年登第竇十二年登

第公正元二年始來京師至十七年倏忽十六年矣去年脫汴州之亂來京師求官至是浩然思歸此詩所以作也公誌旁武墓云子與吾兄次卿游又有際房君文東野詩有弔房一五次卿少府篇即此人也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爲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宜塗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潁水清且

寂箕山坦而夷

潁水箕山許由巢父隱處見贈侯喜詩

如今便當

去咄咄無自疑

一作癡博物志越地深山有鳥青色名治鳥穿樹作巢人伐木

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去若有犯其止者即虎來

害人

荅孟郊

東坡志林

三十一

三十一

辨證云此詩以戲其苦吟且效其體也
補註東野集有汴州別韓愈云云此
詩疑公所以荅也落句云見倒誰肯扶
從噴我須較公誌子厚所謂落鴈奔不
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馬者也公正元
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洪興祖云孟

郊思苦則曰
腸肚鎮煎爛

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人皆餘酒肉子獨不

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淮南子曰春女

云感腸則思朝飡動及午夜諷思秋士悲許氏

見陰而悲也羶腥腸肚鎮煎爛音初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

拗音於弱拒喜張臂一作拳司馬遷猛挈閑縮

絞切

音初

書云張空拳

爪見倒誰肯扶從去聲嗔我須齧齧也音王巧切

從仕

公正元十七年方從
調京師此詩其年作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
兩事皆害性一生恒
苦心黃昏歸私室
怛悵起歎音棄置人間事
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

補註黃籬至近牀所以詠幽閨之思者
如此裴說作寄邊衣詩云去裴詩筆力
健屈最爲黃魯直所賞大槩祖公此意
而爲之一朝富貴今短檠弃蘇東坡有

六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
蘇時謫于黃其姪安節下第故云尔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
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
頭頻挑一作燈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
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
眇目傷皆也音侈支切此時提挈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
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艷高高一作張照朱翠吁
嗟世事無不然墻角看看短檠棄

送劉師服

劉師服公詩有贈劉師服有送進士劉師
服東歸至是又有送師服墻石鼎聯句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
則此詩與送進士劉東歸其八年夏所
作歟詩之大意則師服其年下第歸公
所以勉之者如此然攷之登科記無師
服名其姓名惟見于公集
又有劉師命疑其兄弟云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蟬聲入客耳驚起不
可留草草具盤饌不持酒獻酬士生為名累有

似魚中鈎齋財入市買貴者怕難售

售音時流切協韻

豈不又憔悴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

晚收

曹子達贈徐韓詩
云良田無晚收

新刊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五